



岭南花木镜

彭焰 著



南方日报出版社
NANFANG DAILY PRESS



岭南花木镜

彭焰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岭南花木镜 / 彭焰著. — 广州 : 南方日报出版社, 2016. 8
ISBN 978-7-5491-1443-6

I. ①岭… II. ①彭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
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180793 号

LINGNAN HUAMUJING

岭南花木镜

著 者: 彭焰

出版发行: 南方日报出版社

地 址: 广州市广州大道中 289 号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广东信源彩色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9mm×1194mm 1/32

印 张: 7.625

字 数: 140 千字

版 次: 2016 年 8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28.00 元

投稿热线: (020) 87373998-0503 读者热线: (020) 87373998-0502

网址: <http://www.nanfangdaily.com.cn/press> <http://www.southcn.com/ebook>

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

目录

花意 001

- 墙角数枝梅 /002
- 凌波不过横塘路 /007
- 桃之夭夭 /010
- 朝饮木兰之坠露 /015
- 李花白 /020
- 梨花雪 /024
- 弯叶素心 /027
- 刺桐花下越台前 /030
- 木棉花暖 /033
- 山矾 /038
- 欑木与金刚刺 /041
- 桐花夜落 /045
- 大叶榕的春天 /049
- 倚楼人远天涯近 /052



紫梦成烟 /057

栀子肥 /060

白兰花开 /063

鸡蛋花 /066

凤凰 /070

狗牙花 /074

烧空红佛桑 /077

一刹舜华 /081

幻雪离花 /084

梦入芙蓉浦 /089

水鬼蕉 /093

紫锦绯霞 /096

风摇青玉枝 /101

鸭跖草 /106

紫苏 /111

美人凭觞 /115

花开九重 /119

蓼花红 /123

南国有嘉树 /127

欲买桂花同载酒 /131

秋菊 /136

紫意动帘栊 /139

	姜花	/143
	为谁开 茶花满路	/147
	青青园中葵	/152
	在梅树边	/156
	花时	161
	风蜡花	/162
	微微淑气欲生春	/164
	得水能仙	/165
	东风牡丹	/167
	小梅枝上东君信	/170
	早春的玉兰	/172
	春痕	/174
	榕芽与串钱柳	/175
	压畦春露菜花黄	/177
	春分前	/179
	紫陌红尘	/181
	芥菜、香椿与马齿苋	/183
	春天的足音	/185
	春暮	/187
	拾取东皇劫后心	/188
	短萼仪花、首冠藤、粉美人蕉	/18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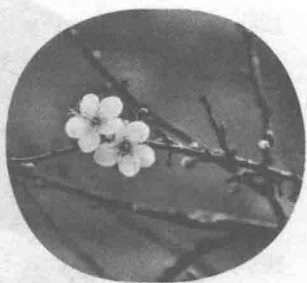
- 映山红 /191
- 夜的茉莉 /193
- 立鹤花与荷树 /196
- 鸢尾 /198
- 火树烧碧天 /199
- 如杭 /201
- 杭州植物园, 郭庄 /202
- 荷花、绣球花、江南滋味 /204
- 烟雨西湖 /206
- 荷香、蝉声与蛙鸣 /208
- 黄昏的紫薇 /210
- 鼓浪屿的凤凰木与蓝雪花 /212
- 厦门大学, 黄金急雨 /214
- 万石植物园, 簕杜鹃 /216
- 琴叶珊瑚 /218
- 鸡冠花 /219
- 木芙蓉 /221
- 黄花槐、异木棉、翠芦莉 /223
- 立冬以前 /225
- 沙湾古镇的花 /227
- 山茶初开 /229
- 紫荆红雨 /231

花意



四十篇珠玉纷呈的花木故事，自梅花始，至梅花终。水仙冰清不语，桃花妩媚清华。玉兰似遗世独立的君子，宫粉紫荆是天地间缠绵端肃的初心。凤凰亮烈明丽的色彩仿佛神的光辉，素馨穿作花灯曾是『天下至艳』。细叶榕的深沉含蓄岁月不惊与广州城的气质恰相契合，姜花是西关老屋里静静流动的幽香。诗意的叙述，悠远的回忆，精准的考证，细腻的情怀，带你走进花意花魂，亦走进岭南的风物人情。

墙角数枝梅



小时候梅花算是稀罕的物事。乡人喜在庭前院后种桃李，梅树却少见。记得很清晰的，是老外婆家的一树白梅。老外婆在家乡话里指曾祖母一辈的人物，这一位是外公的二伯母。冬日的午后，外婆有时去她家小坐，我便立在树下仰起头看花。天阴阴的，似乎将要落雪，梅树上结满花苞，有不少已经开了，香气扑鼻。黑色虬枝上密密的白花让我想起夏夜里漫天的繁星，眨一眨眼，它们仿佛就要向人蜂拥而来。

相较于其余三季，冬天实在是萧瑟而寂静的。然而落雪天就完全不一样了。我们绑好围巾戴上手套换过雨鞋，兴奋地跑出家门。在土丘上抓起一把雪，抟成球，远远扔向沉睡的田野。到水塘里敲下一块冰，拔一根稻草管子用力吹出一个圆圆的小孔，再用草绳拎起来一边走一边“当当”敲着。最喜欢的，是找一块空旷的雪地，几个人排成行“一二三”一齐扑到地上，起来后雪地上就有了姿态各异的一列人形。玩得久了，热气渐渐在身上腾起来，一眼望出去，远山近舍全部白了

头，竹子被雪压弯了腰，电线上也簌簌坠下雪来。老外婆家的梅花映着雪色，像画一样好看。花蕊上透出淡淡的绿意，莹洁晶亮。我央请叔外公（就是老外婆的儿子，其实当时他还很年轻）折两枝梅花给我，冷风里抱梅回家，幽甜的香气游丝般钻到鼻孔里来。外婆跟我一样喜欢花花草草，看到梅花很是欢喜，找一个白色描着一小枝青色菊花的陶瓷花樽插上，摆到堂屋的大红圆桌上。过一阵子外公就从学堂回来了。那时他是校长，一直将学校称作“学堂”。外公抖落风雪，坐下喝一缸热茶，点一支烟，很悠远地出一会儿神。外婆在厨房里做萝卜炖肉，屋子里渐渐弥漫着丰腴暖和的香味。萝卜炖肉是冬天的味道。

冬日里，常有要嫁女儿的人家送了红纸来，烦请外公写喜联，并请外婆剪红双喜字和窗花。这是于沉静日子里激起涟漪的乐事。我喜滋滋地坐在火炉旁给外婆做帮手。将裁成方形的红纸对折，再将对折后的两边分别反向对折，在纸上描出半边艺术体“喜”字的笔画，照着笔画剪出字样，将纸展开，便是一个方方正正的红双喜字。剪窗花更能使我发生兴味。将正方形纸反复对折，然后将折后变得高低不平的那一边剪齐平，再剪成锯齿状。而后用铅笔在纸上描出各种花样，这种描画可以尽情发挥创意和想象，因此总让我兴致盎然。按照描出的线条剪去多余部分，最后将纸展开，便是一张嵌有各种镂空图案的窗花了。我渐渐剪得娴熟，便很应景地在窗花上挖出一朵一朵五瓣梅花。外婆看了，说这叫五福梅花，是吉祥的花样。为什么说我剪的是梅花而不是桃花李花呢？因为梅花瓣比桃花李花都要圆，我剪出的花瓣就是格外圆润饱满的。

喝喜酒那天，去得早的人都先涌进去看新房。我看见每扇门上都贴了红双喜字，果然是喜气洋洋的样子。新房的窗子上一对一对贴着我剪的窗花，有镂空的云朵、星星和梅花图案。那可以算是我的创作平生第一次得到发表吧，我的心“怦怦怦”跳起来，有点得意，又有些不好意思。这家人在院子里种了一棵梅树，比老外婆家那棵更要大，此刻开满了花，地下且铺了一层落蕊。白色繁花衬着红红的“囍”字与窗花，既热闹又宁静。过一会儿新娘出来了，穿正红的绣花袄，抿着嘴微微地笑。因着这一棵极大的白梅树，我便隐隐觉得她到了一户很好的人家生活。

后来我离开老家，极少在冬季回去了。直到大学一年级的寒假，回乡陪外公外婆过年。腊月廿八的下午，天阴欲雪，一个人穿过田埂，走到老外婆家的屋前。那棵梅树竟然还在，花开得却远不如记忆中繁盛。老外婆已过世多年，叔外公多年前也做了鳏夫，他是乡人口中的浪子，此刻不知又游荡去了何处，他女儿早已离家工作，大约也很少回来，这间屋子很久无人居住了。梅树映着失修的斑驳墙壁，有一种岁月荒荒的感觉。我犹豫着要不要折一枝花，忽然想到不知在哪里见过的一句“山家除夕无他事，插了梅花便过年”，终于走上前踮起脚费力地折了一枝花蕾多的。回到家找花瓶，还是那只白色描菊花的瓷瓶。外婆家有许多这样的旧物，让人觉得亲切又惘然。插好梅花，外婆正倒了一盅药酒，招呼我过去喝一口。她有一个极大的玻璃樽，里面用党参、枸杞、黄芪、当归泡着酒，每天都喝一小盅。因为浸了药材，酒是甘甜的。我想起小时候的冬天外婆打发我洗澡，总会让我先喝一口红糖烧酒，半勺红糖

加进酒里，煮化，抿一口又甜又辣，据说能挡寒气。洗完澡抹干身，立刻穿上早在火架子上烘得热乎乎的衣服，全身都暖融融的。许多年过去了，一直记得红糖烧酒的味道。晚上终于飘起了雪，与外公外婆围炉闲坐，闻得到瓶中梅花幽冷的花气。我将火钳架在煤炉上，在火钳上烤年糕。很快有糯糯的焦香弥散开来，年糕的两面渐渐都变作焦黄色，握在手里要呼呼吹气，咬一口烫着嘴。听着外面的风雪声，知道这样的时光很珍贵且难得，幸福得几乎有点凄清。

正月初二，叔叔请我们过去吃饭。我与外婆踏雪而行，一前一后走得极快。路面结了薄冰，走得愈慢反而愈容易滑倒。那时候外婆还多么硬朗啊。我们一路说笑着，空气清冽如水晶。偶尔抬起头，望到不远处一户人家的墙角伸出一枝白梅来，映着背后的翠竹，清丽无可比拟。到了叔叔家，他先招呼我们喝一点米酒辟寒。几杯酒下去，我的神思恍惚起来，开始疑惑刚才看到的究竟是梅花，抑或是一枝尚未融尽的残雪？吃罢饭回去时走了另外一条路，雪光莹亮，冷风拂面，我忽地确信上午所见的确是梅花了，若走近去，大约还可以看到细密的花蕊泛出微微的碧色，玉般玲珑。

后来在广州，每年必要往萝岗香雪看梅花。园中所植大部分是青梅，花开时清明胜雪，阔大如梦。但这样大片的密植，我却遗憾太过平直而缺少风神。看花人多，梅林因此显得过于喧嚣，林子边竟还有许多摊档在卖烧烤，尤为我所深恨。我心目中的梅花，总要在苍青的天幕下，于雪色掩映的墙角遥遥逸出数枝，仿佛天外飘来的仙音袅袅，余韵悠长。后来读到屈大均《广东新语》中所录：“自大庾以往，溪谷村墟之间，在在

有梅，”生在溪谷村墟间的一株或数株梅树，衬着远村烟树微茫，花开时明净清婉，皑皑胜雪，浸润着山野间的安宁清气，这才是杳远记忆里风神落落的梅花吧。

凌波不过横塘路



元旦未至，便收到两箱子福建漳州水仙头。往年一向用一个淡紫色圆形陶瓷花盆养水仙，花盆上无字也无画，干干净净正好配水仙花。今年水仙头多，便又寻出一个苍绿缠枝花纹细瓷碗来。从前还看过别人用粗拙的陶碗种水仙，别有意趣，像嶙峋石上倚着美人。

水仙好养。临过年二十八天左右，将水仙头剥去最外一层褐色老茎片，浸在清水盆里，置于日光底下。一两天后，根苞中抽出白色嫩芽。而后，叶片渐渐生出、长高，待得花箭发出，便可移入花盆搬进室内了。早起忽地闻到甜雅的暗香，便知是花开了。先是一两朵皎洁的六瓣花，明净地开着，渐渐地越开越多，络绎不绝，把新旧更替的日子熏得雅澹馨芳。

新春花市上也有整盆开花的水仙出售，但我觉得自己种才有味道，因此从不自花市购买水仙。最可恨的是花市上常见一种蟹爪水仙，以人力使花叶扭曲生长，姿态如蟹，故名。要种出蟹爪水仙，必先雕刻水仙头，再将刻好的花头以竹签串在

一起，使叶芽和花梗向刻伤的方向弯曲变态生长，从而强扭成各种人为造型。年年逛花市，最害怕看见被塑成龙形凤状的水仙。

在我心里，未经人力雕琢与扭曲、自在长成的水仙方是上品。只需清水与日光，水仙便可以长得很好，叶片亭亭，花朵累累，自有天然意态。有一年春节，好友阿金将他家水仙的照片传过来给我看，那一盆水仙，花萼和叶都生得极细长，似乎轻轻一碰便会摇摇欲坠，却仍累累坠坠开满了花。我不禁失笑：难为她，又细又高的，竟能撑得起这么多花。阿金说，是呀，她不顾一切地开放。听到这话，觉得胸口仿佛被重击了一下。花的好，在于美，也在于不顾一切的力量。花心温润，却又极其强悍。如同“池塘生春草”，自然素朴得不值一提，勃勃生气却亘古延绵不坠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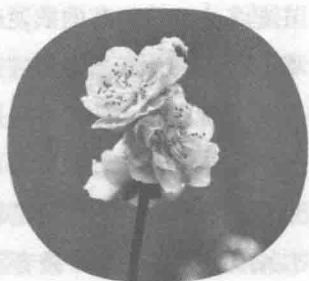
水仙清明，是以我总用深绿淡紫甚至是白瓷的花盆来配，是“裙拖六幅湘江水”的洁净晶莹。甚至花盆无须大，花枝无须繁多，一两丛孤秀直立，清水里搁细洁的小圆石子或是黑白围棋子，正好。也有人偏喜欢用深红的花盆，来衬托新春曙色初动的欢喜，甚至因为忌讳素净而在水仙花萼上套上红纸圈。在老广州人家的厅堂见过妆了红的水仙，竟然不觉俗艳。因为有新年的喜气作底，人间祈祷吉祥的心愿尽管天真稚气，却自是枝繁叶茂活泼泼。

大年夜对着水仙，会觉得辰光特别静，头脑中冒出一句不知从哪里看来的句子，“月静天涯近”。那种静谧，因为从迎新岁的华丽与热闹中得来，因此格外笃定从容，并且让人开始踏踏实实想念春天。水仙的香气繁华，说冷偏暖，说雅却浓，

正是冬去春来时节的欲说还休。有一位朋友是北地人，向来思慕水仙，却从未亲身见过亲近过。年年将家中水仙的照片发给她看，她问：水仙的香味是近于莲花吗？我答不是。又问：那是否近于梅花呢？我又答不是，却不知该怎样向她描述水仙独有的甜静幽香，心里只是着急。“折梅逢驿使，寄与陇头人。江南无所有，聊赠一枝春。”可赠春容易赠香难，我如何才能将水仙的清香收敛起来，寄予遥远北国的惜花人呢？

龚定庵十三岁作《水仙女赋》，赋中有“端然如有恨，翩若自超尘”之句，我极喜“端然”二字。历来抒写水仙的诗句颇多，而令我一读之下便仿佛嗅到花香的，却是一阙与水仙并无关系的词，贺铸的《青玉案》：“凌波不过横塘路，但目送、芳尘去。锦瑟华年谁与度？月桥花院，琐窗朱户，只有春知处。飞云冉冉蘅皋暮，彩笔新题断肠句。若问闲情都几许？一川烟草，满城风絮，梅子黄时雨。”贺方回退居姑苏横塘时，遇见一位翩若惊鸿的女郎，心中好生倾慕，目送芳尘痴立斜阳，惆怅中作成此词。据说贺铸生得“长身耸目，面色铁青”，人称贺鬼头，词却写得漂亮，真正是“彩笔新题”的风流蕴藉。“凌波不过横塘路”，那是水仙女一样的身姿和风神呀。此词的结句亦精妙，贺铸因此得名“贺梅子”。“若问闲情都几许？一川烟草，满城风絮，梅子黄时雨。”真是恍兮惚兮，闲愁万种，“每到春来，惆怅还依旧”。想到此处，又不觉得水仙女真的翩然绝尘了。素花冰清不语，却自有万般情意，恰如纳兰公子所言：一片幽情冷处浓。

桃之夭夭



桃花最让人想到人世的静好与欢悦。粤人新春喜插桃花，因粤语“红桃”谐音“宏图”，桃花盛开便是“大展宏图”。正如春节时摆放年桔，只因粤语“桔”与“吉”谐音，能讨个大吉大利的口彩。我却更愿意世人爱桃花是为着小桃枝上有世间的妩媚与清华。

春节前后是广州最清静的日子。新移民大都回老家过年去了，异乡客更是早早归了故乡。那几日路上人少车也少，人们去花市买年花，亦比往日放慢了脚步。平日车水马龙的广州城，只那几日是在用心从容地，细细地过光阴。一回我走在一条偏僻的小道上，四周寂静无声，正独自悠然出神，拐角处忽地走出一位两鬓斑斑的阿伯，肩上扛一大枝桃花，手里又提一小篮黄金果，乐陶陶慢悠悠地走过来。那日天阴，轻寒恻恻，更显得天地间寥廓沉静，正是广州年下常见的天气，而桃枝在眼前轻轻晃动，那一瞬间，真教人不知人间何世。

新春时节，水仙当然也要养，可水仙原不是花，是凌波仙